

〔英〕卡·波普尔 著

何林赵平等译

历史主义贫困论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7

历史主义贫困论

[英] 卡尔·波普尔 著

何林 赵平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京)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主义贫困论/(英)波普尔(Popper, K. P.)著;何林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2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

书名原文: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ISBN 7-5004-2418-3

I. 历… II. ①波… ②何… III. 历史哲学 N.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4419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奥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2

字数: 155千字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6.00元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之一

主 编 季 野 陶 涛 青 泯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冯兴元 李汉林 曲克敏

青 泯 季 野 柯汉民

郭福林 陶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组织翻译**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年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28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二战前夕他去新西兰任教,并以其著作受知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Hayek),他本人也深受哈耶克的提携和影响。二战后他移居英国,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教授,并加入英国国籍。他曾多次访问许多美国大学,获多种学术荣誉。

他的主要著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德文为《研究的逻辑:近代自然科学认识理论》,1934)、《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1945,修订版1950)、《历史主义贫困论》(1957)、《论知识与无知的根源》(1960)、《猜测与反驳》(1963)、《云与钟》(1966)、《客观知识:一种演化的研究方法》(1972)、《哲学与物理学:为物理科学的客观性辩护》(1974)、《自我及其头脑:论证内部作用主义》(1977)、《认识论的两大问题》(1979)、《科学发现的逻辑后编》(1982)。以上各书大多已有中译本。另外,席尔普(Schilpp)编有《波普尔哲学选集》(1974),书中附有波普尔的《思想自传》(后单独作为《无尽的探索:思想自传》,1976),并附有详尽的有关书目,颇便于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作为当代西方的一个自由主义者,波普尔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左的或右的。他认为,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不能靠任何总体工程,而只能是靠“零碎工程”加以解决。他的工作就是从理论上论证整体工程的不可行性。本书所谓的历史主义是

指历史决定论。(我们在本书附录卷首已说明为什么把此词译为“历史主义”而不作“历史决定论”,此处不赘。)作者不承认人类的历史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规律(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归根到底乃是人的或人民的创造。如其是客观的必然规定、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就谈不上人或人民的创造了。科学上的正确与否是要靠经验来检验的,社会实践正确与否也是要靠经验来检验的。实际上,作者此书意在提出他自己的一套历史学的哲学来取代以往的历史哲学,中心问题是历史学的成立其本身应该是建立在怎样的一种哲学基础之上。

学术思想是在各种不同理论的不断交锋中成长和进步的。我国历史学界过去多年似有重历史哲学而轻历史学哲学的倾向,本书或许可以从侧面和反面可供我国史学工作者的批判和参考之用。此外,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西方思想流派也会有所帮助。

本书的题名作者自谓是仿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所以现在这个中译本于198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书时,原译名作《历史主义的贫困》,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迄今已有11年之久。此次再版,译文又经全部重行校订,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列入《现代西方思想》丛书系列中刊行,书名亦由《历史主义的贫困》改作《历史主义贫困论》,以示与原来的译本有别,谨此说明。

译者识

1998年秋,北京

目 录

历史的说明	(1)
序	(2)
导论	(5)
一、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8)
1. 概括	(9)
2. 实验	(10)
3. 创新性	(11)
4. 复杂性	(13)
5. 预告的不精确性	(14)
6. 客观性的评价	(15)
7. 总体论	(18)
8. 直观的理解	(20)
9. 定量方法	(24)
10. 唯质主义还是唯名主义	(26)
二、历史主义的拥自然主义学说	(33)
11. 与天文学的比较 长期预报与大规模预报	(34)
12. 观察的基础	(35)
13. 社会动力学	(36)
14. 历史规律	(38)
15. 历史预言还是社会工程学	(38)

16. 历史发展的理论	(41)
17. 解释社会变化还是规划社会变化	(44)
18. 本分析的结论	(47)
三、反自然主义学说批判	(50)
19. 本批判的实际目的	(50)
20. 社会学的技术学方法	(52)
21. 零碎工程学还是空想工程学	(57)
22. 与空想主义的不神圣的同盟	(63)
23. 总体论批判	(67)
24. 社会实验的总体论理论	(74)
25. 实验条件的变异性	(83)
26. 概括化是受时期限制的吗?	(86)
四、拥自然主义学说批判	(92)
27. 有没有演化的规律? 规律与趋向	(92)
28. 归结法 因果解释 预告与预言	(105)
29. 方法的统一性	(114)
30. 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	(125)
31. 历史的形势逻辑 历史的解释	(129)
32. 进步的制度理论	(133)
33. 结论:历史主义的感情诉求	(140)
附录:评波普尔和他的《贫困》	何兆武 (142)
译名对照表	(180)

历史的说明

本书的基本论题——即历史宿命论全然是一种迷信；用科学的手段也好，或用任何其他理性的手段也好，人类历史的进程都是不能预言的——可以追溯到1919年-1920年的冬天。到了1935年，主要的轮廓已经完成。1936年1月或2月，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列德·布劳恩塔尔(Alfred Brauntal)家里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首次宣读了以“历史主义^①的贫困”为题的这篇论文。在会上，我从前的一个学生对这次讨论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他就是不久以后沦为盖世太保与第三帝国历史主义迷信的牺牲品的卡尔·希尔费丁博士(Dr·Karl Hilferding)。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此后不久，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②教授的研究班上，我又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因为哲学刊物退回了寄去的手稿，所以出版耽搁了好几年。它首次发表在 *Economica*[《经济》]杂志(复刊)上，分三部分载于1944年第11卷(42、43期)和1945年的第12卷(46期)。从那时以后，意大利译本(米兰，1954)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都以专书形式问世。目前这个版本的文字经过了修订，并且增加了一些内容。

① 在本书中，历史主义(historicism)即指历史决定论。参见本书评序及附录——译注。

② 哈耶克(F.A. von Hayek, 1899-1992)，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教育家和讲演家——译注。

序

我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曾试图表明，历史主义是一种贫乏的方法——是一种不会结出果实来的方法。但我在实际上并不排斥历史主义。

从那时以来，我已经完成了对历史主义所做的反驳：**我已经表明，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

论证就包含在我于 1950 年发表的《经典物理学中和量子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那篇论文里。但是我现在不再满意那篇论文。更满意的一篇探讨，见于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跋：20 年之后》中的一部分，即关于非决定论的那一章。

为了向读者报道这些更晚近的成果，我准备在这里用几句话给出这一对**历史主义的反驳**的纲要。论证可以总结为如下的五条陈述：

1. 人类历史的行程是受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这一前提的真实性甚至于必定会被那些在我们的观念中，包括在我们的科学观念中，仅只看到了某一种或另一种**物质**发展的副产品的人们所承认的）。

2. 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通过以下所描绘出的那些考虑，这一论断是可以从逻辑上加以证明的）。

3. 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

4.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

说,摒弃一种可以相当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可能有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是可以构成为历史预告的基础的。

5. 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基本目的(见本书第 11—16 节)因此就是错误的构想;于是历史主义也就崩溃了。

当然,这种论证并不排斥任何一种社会预告的可能性;相反地,它以预告在某些条件下将出现某些发展的方式而可以完全适应对社会理论进行检验——例如经济理论——的可能性。它之摒弃预告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仅只以它们可能受到我们知识增长的影响为限。

这一论证中的决定性的一步是陈述(2)。我认为它本身是令人信服的:假如有增长着的人类知识这样一种东西的话,那末,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见我们明天将知道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全的推理**,但是它并不等于对这一陈述的**逻辑证明**。证明(2)——这是我在以上所提到的出版物中已经给出了的——是很复杂的;所以,如果能找到更简明的证明,我应该不致于惊讶。我的证明在于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科学的预言者**——不管是一个活人科学家,还是一架计算机,——**可能用科学的方法预告其自身的未来结果**。企图这样做,就只能是在事后才得到它们的结果,这时对预告来说就太迟了;它们只能是在预告已经变成了后告时,才得到它们的结果。

这一论证乃是纯逻辑的,可以应用于具有任何复杂性的科学预告者,也包括互相作用着的预告者的“社会团体”。但是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会团体能够科学地预告它自己未来的知识状态。

我的论证多少是有点形式的,所以它可以被怀疑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哪怕是它的逻辑有效性得到了认可。

然而,我已经试图在两部研究著作里表明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后来的一部研究著作《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我从历史主义

思想史中选出了某些事件,以便说明它对于从赫拉克里特^①和柏拉图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持久的而有害的影响。在这两部研究著作中的更早的一部《历史主义贫困论》中(目前第一次用英文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我已经试图表明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迷人的智力结构的意义。我已经试图分析它的逻辑——那往往是如此之微妙、如此之动人而又如此之骗人——并且我已经试图论证它在遭受着一种内在的而又无可弥补的弱点之苦。

卡·雷·波

白金汉郡,彭

1957年7月

有些喜好追究的评论者们对这本书的标题感到惶惑。它是有意在套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标题,而那本书又是在套用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

卡·雷·波

白金汉郡,彭

1959年7月

^① 赫拉克里特(Herakleitos, 约公元前540年—约公元前480年与470年之间), 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导 论

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兴趣,和对宇宙学和物理学的科学兴趣,几乎是同样地古老。在古代,曾有过这样的时期(我的心目中是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宪法汇编),当时社会科学似乎曾经比自然科学更先进得多。但随着伽利略^①和牛顿^②,物理学的成功出乎人们预料,远远超过所有其它的科学;而且生物学,自从巴斯德^③——生物学的伽利略——之后,也几乎是同样地成功。但社会科学却似乎还没有发现自己的伽利略。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在这一或那一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就非常之关心着方法问题;他们很多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都是着眼于那些更为繁荣昌盛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方法而进行的。例如,正是有意识的企图模仿物理学的实验方法,就导致了冯特^④那代人对心理学的改革;而自穆勒^⑤以来,则反复试图根据大体类似的路线来改造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心理学的领域,这些改革

① 伽利略(Galileo, 1564 - 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译注。

② 牛顿(Newton, 1642 - 1727),英国物理学家,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译注。

③ 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 - 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译注。

④ 冯特(Wundt, 1832 - 1920),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构造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译注。

⑤ 穆勒(J. S. Mill, 1806 - 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译注。

可能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尽管也有大量令人失望之处。但是在理论社会科学的领域,除了经济学之外,这些企图所得到的大抵只不外是令人失望而已。当人们讨论这些失败时,很快地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物理学的方法是不是真能适用于社会科学?或许,是不是对这一方法的可适用性的顽固信仰,应该对这些研究的可悲状态负责?

这些疑问就提示着有关不很成功的科学方法之各派思想的一种简单的分类。依照他们对物理学方法可适用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些流派分为**拥自然主义的**或**反自然主义的**;如果他们赞同把物理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就称他们为“**拥自然主义的**”或“**实证的**”;如果他们反对应用这类方法,则称为“**反自然主义的**”或“**否定的**”学派。

一个方法论的学者是坚持反自然主义的学说还是拥自然主义的学说,或是否接受这两种学说的理论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们对所考虑学科的特点及其主题的特点的看法。他所采取的态度,也取决于他关于物理学方法的观点。我相信这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认为,在大多数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中,严重的错误都产生于对物理学方法的某些极为普通的错误理解。尤其是,我认为他们产生于对物理学理论的逻辑形式、检验方法和观察与实验的逻辑功能的一种错误理解。我的论点是,这些错误的理解有着严重的后果;我将在本书第三和第四部分中试图证明这一主张。在这两部分中,我要证明各种不同的、有时是互相冲突的论证和学说,无论是反自然主义的还是拥自然主义的,都确实是基于对物理学方法的一种错误的理解。然而在第一、二两部分中,我将仅限于解释某些反自然主义和拥自然主义的学说,这两种学说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有特色的研究途径的组成部分。

我首先是要解释、然后才是要批评的那种研究途径,我称之为“**历史主义**”。它在讨论社会科学方法时是常常遇到的;它也是不

经批判的反思就经常被人应用的,甚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我所说的“历史主义”一词是什么意思,我将在本书中详加阐述。在这里,我只要说我所谓的“历史主义”是指一种社会科学研究途径,它认为**历史预言**是它的主要目的,并认为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演变之中的“节奏”、“类型”、“规律”和“趋势”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样说就够了。既然我确信这类历史主义方法的学说,从根本上说,要对理论社会科学(除了经济理论而外)之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负责,所以我对这些学说的表述必然不会是没有偏见的。但是我力图做出一种有利于历史主义的申诉,以便对我随后的批评先让一步。我力图把历史主义表现为一门精心考虑和结构紧密的哲学。我毫不犹豫要构造出来种种拥护它的论据;这些论据,就我所知,是历史主义者自己还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我希望,我以这样的方式而能成功地建立一种真正值得攻击的立场。换句话说,我已经力图完善一种虽然经常被人提了出来、但却或许从来没有呈现为一种充分发展的形式的理论。这就是我为什么有意选择了一个多少有点不大习惯的名词——“历史主义”——的原因。通过对它的介绍,我希望我将能避免单纯文字上的吹毛求疵,因为我希望不会有人被诱导去提问:这里所讨论的任何论点是否真正地、确切地、或在本质上是属于历史主义的,或者历史主义一词的真正的、确切的、本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一、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

历史主义在其强烈反对社会学领域中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时断言,由于社会学与物理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所以某些物理学的特有方法就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它告诉我们说,物理世界是由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永远不变的一个物理上的一致体系所支配的,所以物理规律或者说“自然规律”在任何地点或任何时间都是有效的。然而,社会学规律或社会生活规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却是不同的。尽管历史主义承认,存在着有充分之多的典型社会条件,其经常的重复出现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但它却否认社会生活中可观测的经常性具有着物理世界不变的经常性那种特征。因为它们要随历史、要随文化差异而转移。他们要以特殊的历史情况为转移。因此,人们不能不加以进一步的限制而谈经济规律,人们只能是谈封建时期的经济规律,或者早期工业时代的经济规律,诸如此类;总归是要提到所讨论的规律在其中被认为曾经流行过的那个历史时代。

历史主义宣称,社会规律的历史相对性使得大部分物理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学。这个看法所根据的典型历史主义论据,涉及到概括、实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精确预告的困难和方法论的本质主义的意义。我将依次讨论这些论据。